

洪範政鑒

五

洪範政要

五之上
五之下

冠翼者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鄭康成曰

屬貌氣失之病韋昭曰若牛之足時則有青青青

祥李奇曰內曰惟金沴木服虔曰沴音戾鄭康成如

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逆人心

乘沴之於神怒人怨為禍亂故五行先見

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青祥皆其氣

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各以物象為之占者也

說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謹也內曰恭外曰

謹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謹

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顏師古曰狂易謂

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

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一曰民多

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故

有服妖顏師古曰剽音匹妙切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

魚大上以為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

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雞

亦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

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

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
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
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
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
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
則致春陽常旱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
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
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
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
顏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劉歆又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病說以為於
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
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相應此說非
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
唯此一事耳禍與妖病祥眚同類故不得獨異
木不曲直

劉向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
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

之度

顏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
瑀以雜之衡牙珽珠以納其間右微角

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登車有和
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也然登車有和
鑾之節顏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鑾鳥而施於衡
鑾上動皆有聲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曰
以為舒疾之節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曰
豆賓客充飲食有享獻之禮顏師古曰以禮
庖之禮也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
謂於前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
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
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
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
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
不曲矯矢不

直及木為變怪臣瓚曰若梓樹更是也是為木不

曲直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所坐聽事
棟中折恪妄興徭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
故木失其性以致毀折師旋恪誅
晉武帝太康十年宣帝廟地陷梁折梁折者
木不曲直也明年武帝晏駕王室遂隳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
都擊長沙王乂軍始引牙竿折俄而戰敗機

誅穎亦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桓靈寶始篡。龍旂竿折。靈寶田獵無度。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旂以象三辰章。著明旂竿之折。高明去矣。靈寶果敗。

齊高帝建元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武帝永明六年。石子岡栢化為石。時車駕數遊幸。木失性也。

鬱林王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梁無故出血。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雨木冰

劉歆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零氣寒也。

劉向曰。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或曰。木冰亦名木介者。甲兵之象。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傳曰：寒過節，冰封着樹也。公羊高曰：木者少陽，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兆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齊，公子偃見誅。又晉執季孫行父及公，此執辱之異。穀梁赤曰：是歲晉楚戰于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而敗。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是年六月，利成郡兵殺太守徐質，據郡反。貴臣有害之應。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雨木冰。後二年，周顛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雨木冰。是年湯浩北伐，軍敗廢黜。又曰：荀羨北伐，桓溫入關之象。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二月，雨木冰。時王恭庾楷王國寶、湯仲堪分據藩州，雖邪正異規，終同夷滅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冬，雨木冰。時司徒侯景制河南，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為景所執辱。貴臣有

害之應

後齊文宣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時清河王岳爲高歸彥所譖以憂死

武成武平元年冬雨木冰二年二月又雨木冰其年錄尚書事和士開專政爲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庫狄伏連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雨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不可勝數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雨木冰寒冽數日不解寧王憲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憲卒

德宗正元四年正月陳留十里許天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木有孔通中所下立者如植木枯再生

京房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

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
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
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
爲天子者昭帝以孟妖言誅之昭帝後以昌
邑王賀嗣狂悖失道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爲

宣帝

宣帝本名病已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
生枝葉上出屋

王伯莽高祖父也

劉向以爲王氏貴

盛將代漢家之象後王莽篡位自說初元四
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祥興
於高祖考門門爲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
賢子開通祖統起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
之符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
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于寶以爲狂華生枯
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
如狂華不可久也其後敦以背命加戮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柳樹枯倒六載忽

復起生。至九年五月，吳縣吳雄家有死榆，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時，雖改封琅邪，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又見吳邑吳雄之舍，其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後哀帝晏駕，海西嗣位未幾而廢簡文，自藩王入篡，享國不踰二年。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

西昌脩明之祥，又應帝諱。

義與漢宣帝同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案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時張天錫稱雄涼州，尋降于符堅。

宋明帝太豫中，祇洹寺皂莢樹枯死數年，更生華葉。其年帝晏駕。

京房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大喪。

後齊高祖建元初，朱雀街華表柱忽生枝葉。其年帝晏駕。

建元二年武陵都尉治齋樹冬生葉占木冬華天下有喪後二年帝晏駕

梁元帝太清二年武陵王紀僭號益州內寢殿柱繞節生華莖四十有六枝似蓮子尋遇害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意以爲不勝永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後太子立爲煬帝果亡國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

尺京房曰妃后有專木仆復立斷枯再生時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華葉復生京房曰木再榮國大喪是歲帝晏駕

唐高祖武德四年亳州太清宮長安興聖寺並枯樹生枝葉太清老子之後興聖又高祖本宅興宗之應

朱梁高祖開平二年正月潞州壺關縣村人伐樹倒自分爲二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

四載石進及晉高祖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蓋晉祖以丙申年即位木生如人狀

京房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後王莽專政篡立之應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孽禍敗無成

漢世此妖人貌備具

故禍亦大今但如人面故其變輕

前趙劉曜光初三年陝城西明門大樹風吹折經宿樹變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時長

水校尉尹車謀叛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三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剝若
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
封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晏駕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木行上

木有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南出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士庶死者十餘萬剖越棺焚其屍洛京亦尋覆沒皆桑哭之應也

安帝時諸葛長民常一月中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正見一物甚黑有手脚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桷間悉見蛇頭以刃斫之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伏誅北燕慕容熙光始三年盛夏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熙游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有蛇長丈餘從樹中出時軍馮跋張興以熙虐政亡



奔推慕容雲為王發尚方徒攻熙敗入龍騰苑微服隱林中為雲所弒

後齊末趙州李伯孫兄弟並無賴其妻上機欲織躡機作聲云伯孫禍至妻怖走告弟共聽如故謂是人語不信入宮遣躡聲轉分明大小驚恐將機五道欲焚之縣令曰卿闔家不良招致口舌今後俱念善殃各自滅自是闔門為善家終無災

周太祖廣順二年樞密使王峻領青州節度有司制節迎授前夕有聲先是後唐安重誨為河中節度授節亦有聲皆木妖二臣後俱誅死

木斷復續

京房曰棄正作淫木斷自屬后妃有專則木什復立斷木再續

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橐縣名屬山陽郡茅之鄉橐縣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

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

斷其本長九尺餘

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自立相屬是時正道多僻張夫人專寵及帝晏駕歸各于張

梁文帝宣后廟有四栢甚茂侯景篡位脩南郊路伐之始斫栢南面二株再宿悉生長數尺方冬翠茂景大惡之旬日景敗見殺

唐昭宗天祐五年長柳巷民家有桃樹已伐

經年舊坎猶在什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

步復於舊坎

議者以漢昭上林什木起生而宣帝中興今此乃莊宗中興之兆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老君殿前枯檜再生一枝議者以唐室中興之應木自拔

京房曰木失其性則自拔

漢靈帝熹平五年十月御殿後槐樹自拔立根向上槐者三公之象時三公不以德進槐樹倒植之應後果太師董卓為亂

前涼張軌時張掖有大樹自拔根倒地經日
還立如初時劉曜王彌入掠京都焚宮闕乘
輿蒙塵百官失守僵尸塗地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宮中大樹數圍夜半無
故自拔案齊以木德王其年後主傳位太子
明年國亡

木變生枝葉

商紂末周文王太子發於闕前植梓樹一夕
化為松栢是後紂為武王所伐

晉惠帝元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為栢壯武
張華封邑未幾華遇害

後燕慕容寶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
拔後數年社處忽生二桑先是遼川無桑及
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
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蓋寶將敗之兆

齊明帝時常侍王晏父墓前栢樹變為梧桐案
桐雖有栖鳳之名而失後凋之節未幾晏誅
貌之不恭

魯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果殺厲公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還謂其馭曰莫囂必敗莫囂楚官名即屈瑕舉止高心不固矣遽見楚子以告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

無次且不設備及羅大敗莫囂縊死

周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

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天子賜諸侯命圭以為瑞先自棄也何繼

之有禮國之幹也恭禮之輿也不恭則禮不

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未幾惠公果

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恭卻錡晉大夫駒伯也

乞師欲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孟獻子禮身

之幹也。恭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受命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為？後四年，郤氏亡。

魯成公時，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

公受脤于社，不恭。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蠶器，故謂之脤。二人，皆周大夫。

劉子曰：吾聞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

膳，戎有受脤。膳，祭肉也。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

命矣，其不反乎？後五月，成肅公卒。

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晉大夫，郤犨也。晉使郤

犨如衛，故定公享之。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後三年，苦成家亡。

魯襄公時，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曰：諸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不知所過。孫子亡，辭亦亡，悛容也。悛，改也。穆

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其後孫子逐其君而叛。

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恭子產
曰蔡君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
勞于東門而傲時日謂往日適晉之吾曰猶將
更之今還受享而情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
國而情教為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
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禍後果為世
子般所殺

魯襄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裯襄公穆叔之子
曰是人也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不度不遵禮度也若果立必

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衣前曰衽言是為昭公後果聽

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乾侯

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北宮文子衛大夫名它令

尹圍即公子圍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謂有為君之心言雖獲其志弗能終

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恭慎威儀惟
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何以終世後果殺君篡國敗於乾谿

周單子會於戚單子周大夫單地視下言徐視

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

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結禴領之交會也

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導容貌也今單子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不昭矣不

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

蔡平公之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正

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叔孫婁婁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懈於位

民之攸暨暨息也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是年蔡侯朱果出奔楚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水名今洛陽是也魏舒晉

卿魏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

天子而易位以命非誼也大夫大事奸誼必

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因放火田獵
而見燒殺

魯定公時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
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
法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定公
薨其後哀公伐邾以邾子來仲尼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貢言語之士今
言而中仲尼懼其

易言故
抑之

漢光武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立劉
盆子為天子然視之如小兒百事初不恤錄
正旦君臣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
不可整大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
如此其後盆子遂破崇安皆誅唯音以關內
侯壽終

光武晏駕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

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止徙廣陵荆後謀反自殺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后故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帝嘗幸公主田問憲以后故但譴敕之不治其罪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多害之其後憲兄弟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驅入門百姓曰梁氏滅門驅馳後果誅

魏鄧颺行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何晏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容若槁木此皆貌不恭也管輅謂颺為鬼躁鬼躁者為風所收凶終之兆晏為鬼幽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後皆坐誅

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其後果有二胡之亂

元康時賈謐以親貴數入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
嘗因弈碁爭道成都王穎曰皇太子國之儲貳
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此貌不恭也後果及禍
齊王囹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
臺府淫營專驕一不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各
囹終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買
易于寶曰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此貌不
恭之應俄而道子廢為庶人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
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拜日國僚不重白
默拜廡中王人將返命毅方知大以為恨天戒若
曰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果被殺

侯景僭梁位號外圓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
其不免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有驕矜之色性又
沈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為西魏所陷
卒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康令章華
諫以謂非祗肅之道後主怒斬之又引江總
孔範等內宴專以詩酒爲娛無復尊卑之序
號爲狎客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又諫以酒
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神怒民怨臣恐
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
幾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功驕矜日甚
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
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
置酒其上帝惡之後誅死

後齊神武喪祕不舉文襄時爲世子朝魏帝
於鄴旣宴起儻及嗣相位又朝魏帝侍宴而
情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直入門門者止
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亦不之罪尋爲西
魏所殺

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

主親勞將士流涕慷慨以感激自奮孝卿授
以辭後主對衆嘿無所言赧然大笑左右皆
哂將士忿怒皆無戰心尋爲周師所虜
隋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曰天下
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
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識者以帝矜己而輕天
下能不亡乎帝又喜習吳音其後果終於
江都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